

说起行,我的故乡颇有特色了。我们的“行”其实就是行船。我的故乡兴化在江苏的中部,所谓里下河地区。它的西边是著名的大运河。因为海拔只有负一米的缘故,一旦大运河决堤,我的故乡在一夜之间便会成为汪洋。这样的事曾多次发生。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严重影响了兴化人的文化基因,兴化人不太相信这个世界,他们更相信的是自己。兴化人对教育有一种恋爱般的情感——柔软、绵长、坚毅,这一点和犹太人很像——只有装在脑袋里的财富才是真正的财富,凯撒、强盗和洪水都带不走它。

洪水一次又一次的冲刷让兴化的地貌变得很有特色,兴化成了一个水网地区。河流就是我们的路,水也是我们的路。兴化人向来是用手走路的——两只脚站在船尾,用篙子撑,用双桨划,用大橹摇。运气好的时候,就是顺风的时候,你就可以扯起风帆了。

风帆意味着好运气——你赶上顺风了。也许因为我是兴化人的缘故,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,我对“运气”就有了非常科学的认识:有顺风的人就必然有逆风的人,有顺风的时候就必然有逆风的时候。在一条河里,好运的人和倒霉的人相加,最终是零;在人的这一生里,好运的时候和倒霉的时候相加,最终依然是零。零是伟大的,恒久的。零的意义不是意味着没有,相反,它意味着公平。这是天道,一切都要归零的。

不会撑船的人都有一个习惯——一上来就发力。这是人在学习的时候常犯的错误:努力。老师常常告诫我们,要努力!可努力有时候是愚蠢的。以我撑船的经验来看,在学习的过程中,尤其是初期,“感受”比“努力”要重要得多。过分的“努力”会阻塞你的“感受”。就说撑船吧,在掌握正确的方法之前,“努力”的结果是什么呢?船在原地打圈圈,你在原地大喘气。好的学习方法是控制力气,轻轻地,把全身的感受力都调动起来。在人与物合一的感觉出现之后,再全力以赴。

写下这个标题,我心头浮想联翩,想到初中语文课本中张洁的《挖荠菜》,还有《诗经·采薇》中的千古名句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;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”,还有那悠远的深情画面。

从字面上看:挖,不管用手还是工具如铲或锹,用一个平面侧着下去,整个掀起;挑,以锐物如针、剑、枪,点上用力,经常与“拨”连用。相比之下,“挑”字比“挖”字似乎更富有细节之美。

网络百科中这么定义荠菜:中药材名,本品为十字花科植物荠菜的带根全草。可能荠菜真有药用功效。不过我们小时候,在桌上欠缺蔬菜遑论肉类的时候,荠菜,还有它的“远亲”马兰头,成为那时最美味的菜肴。

我一直记得,张洁《挖荠菜》里,提到自己的一段经历,她在财主地里掰玉米棒子,被财主家的大管家穷追不舍掉进河里。那一段文字不错,比如“我想我一定跑得飞快,因为风在我的耳朵旁边呼呼直响”,又如“在由于恐怖而变得混乱的意识里,却出奇清晰地反映出岸上那个追赶我的人的残酷笑声”。

作家印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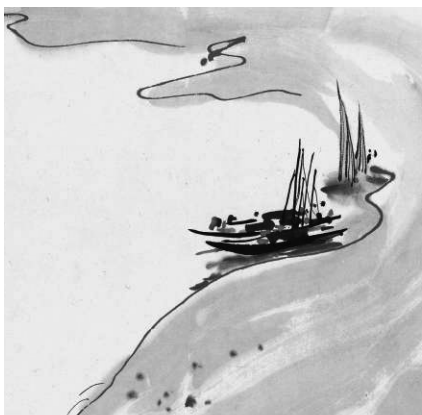
他是梁晓声。四十年前,他已然获得了累累的荣誉,也树立起自己的文学风格。但四十年来他始终没有中断过观察和创作,他是当代中国作家中当之无愧的“常青树”多面手。但他却说:“我只想做一个时代的书记员,用自己的笔,写形形色色的人,给更多的人看。”

1949年9月22日,梁晓声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。这个共和国的同龄人,在太年轻的时候并没有显露出特别的文学才华,他只是个文学爱好者,喜欢读书,喜欢给别人讲故事,也喜欢铺开稿纸沙沙沙写作的美好。

65岁,他开写三卷本。他说,自己一直有一个心愿——写一部反映城市平民子弟生活的、有年代感的作品。“我一直感到准备不足,到了六十五六岁,我觉得可以动笔,也必须动笔了。”《人间》115万字,上、中、下三卷本,梁晓声是手写的。从20世纪70年代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,梁晓声一写就是50年的历史跨度,“我是个老派的人,到今天还是一格一格地用稿纸手写。写了三年,写到最后,写得手已经不听使唤了。”最累的时候,每十天半个月要去

水上行路

□毕飞宇



我来讲一个撑船的故事吧。在我很小的时候,我曾经把一条装满稻谷的水泥船从很远的地方撑回打谷场。以我那时的身高和体重来说,那条装满了稻谷的水泥船太高、太大、太重了,划动它是我力所不及的。可事实上,我并没有费多大的力气就做到了。奇迹是怎么发生的呢?水泥船在离岸的时候被大人们推了一把,笨重的船体就开始在水面上滑行了,这是极其重要的。巨大的东西往往具有巨大的惯性。这就是泰坦尼克号在关闭引擎之后还会撞上冰山的缘故。事实上,在巨大的惯性之下,只要加上那么一点儿的力量,它前行的姿态就保持住了。问题是,你不能停,一停下来就再也无能为力了。

我经常告诉我的儿子,无论多大的事情,哪怕这件事看上去远远超过你的能力,你也不要惧怕它。“不可能”时常是一个巍峨的假象。在它启

动之后,一定会产生顽固的、巨大无比的惯性,你自己就是这个惯性的一部分。只要你不休息,“不可能”就会成为“可能”,并最终成为奇迹。

农业文明的特征其实就是植物枯萎的进程,一个字——慢。每个周期都是一年,无论你怎样激情澎湃,也无论怎样“大干快上”,它只能而且必须是一年。在农业文明面前,时间不是金钱,效益也不是生命。为了呼应这种慢,农业文明的当事人——农民,他们所需要的其实就是耐心。

农民的“行”也是需要耐心的。这就牵扯到农业文明的另一个特征,它和身体捆绑在一起。工业文明兴起之后,文明与身体脱离开来,所以,工业文明又被叫作“解放身体”的文明。而农业文明不同,它是“身体力行”的——还是回到撑船上来吧,既然是身体力行的,你在使用身体的时候就不能超越身体。这一点和竞技体育有点儿相似,它存在一个“体力分配”的问题。

在我刚刚学会撑船的时候,急,恨不得一下子就抵达目的地。它的后果是,五分钟的热情之后就难以继了。一位年长的农民告诉我:“一下一下的。”是的,对农业文明来说,五分钟的热情可以忽略不计。

“一下一下的”,这句话像河边的茼蒿草一样普通,但是,我不会因为它像茼蒿草一样普通就怀疑它包含的真理。“一下一下的”这五个字包含着农业文明无边的琐碎、无边的耐心、无边的重复和无边的挑战。

有时候,我们要在水面上“行”一天的路,换句话讲,撑一天的船。如果你失去了耐心,做不到“一下一下的”,那么你的处境就会像一首儿歌所唱的那样——小船儿随风飘荡。那可不是一个诗情画意的场景,而是狼狈的、凄凉的。这种事在我的身上发生过。

在水上行路的人都有流水一般的耐心。水从来都不着急,它们手拉着手,从天的尽头一直到另一个尽头。

挑荠菜

□刘根勤

生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我,没有过这种经历。但张洁的另两段文字,我却深有感触。一段是:“我是怕看见她(作者的母亲)那双被贫困的生活折磨得失去了光彩的、哀愁的眼睛。那双眼睛,会因为我丢失了鞋子而更加暗淡。”一段是:“我听见妈妈在村口焦急地呼唤着我的名字,只是不敢答应。一种比饥饿更可怕的东西平生头一次潜入了我那稚嫩的心。”

我已去世三年的母亲,比1937年出生的张洁还要小13岁。她跟我讲起小时候去地里挑荠菜,好不容易挑了一篮子,却被邻居家凸嘴暴眼的老头扔进了河里。回到家跟外公哭诉,软弱的外公只会骂她没用。那时荠菜是无主之物,见者有份,但邻居却可以这么粗暴而无人制止。而张洁回忆中妈妈忧伤的眼神,在我母亲那里也经常看到。

在我小时候,母亲承担了绝大部分农活。我的生活内容主要是读书,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情。仅有的农活,就是跟着姐姐到地里挑野菜,主要是荠菜与马兰头。因为有自己的劳动在里面,当时也好,现在也好,我始终觉得这两种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野菜。

这一说已经四十年了,当时的天空似乎都很暗沉,或许是太遥远而记忆并不快乐的缘故。大我四岁的姐姐拿着小铲锹,我提着篮子跟在后面,到田埂边,寻找那些不起眼的野菜。姐姐天生敏锐,总能发现很多。

回到家里,把荠菜洗摘干净,然后可以根据条件,丰俭由人。条件好的,是做荠菜猪肉馅;稍次的,可以炒鸡蛋;最差的,是凉拌或者与豆腐煮汤。荠菜有一种神效,就是入口清新,但细细咀嚼,一种浓香便能迸发出来,充盈口腔与肺腑,还有匮乏的童年。

此后多年间,我似乎跟荠菜绝缘了。饭店去得多,但很少见到荠菜。偶尔在馄饨店里见到,毫不犹豫地点一份荠菜馅儿的,纵然味道再差,也足以慰藉乡愁。

只想做一个时代的记录者

□孙佳音

按摩放松一下身体,但他坚持了下来。因为,他想要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,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;他想要借由笔下的普通人发出最普通的一问,“人可以是什么样?人应该是什么样?”

做个好人,做个良善的人,是梁晓声的追求,也是他在《人世间》中想传递的信念。梁晓声说,写作的过程中也在不断跟自己对话,是否依然相信书中自己所树立的人物言行,“到70岁了我依然相信,这让人很愉快。”

七十岁了,梁晓声还在孜孜不倦地创作。2021年1月,梁晓声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的又一部长篇小说《我和我的命》出版。二十几万字,故事好看,人物鲜活,生活感强。

在书中,梁晓声通过主人公之口,表达了很多对社会、命运和“活着”的看法。小说中说,人有“三命”:一是父母给的,原生家庭给的,叫“天命”;二是由自己生活经历决定的,叫“实命”;三是文化给的,叫“自修命”。他努力写出了命运之不可违拗的决定作用,也写出了人的奋斗和自修自悟能够改变命运的强大力量。

命看似宏大,但其实梁晓声的立足点却很小,“我想通过这本书,写平凡的人,写他们的价值所在。”他说,“我们身边有一些平凡的人,他们在努力地生活,他们在某一些时刻,做了一些伟大的事情。这值得被记录。”他还说,不是所有人奋斗,都会成功,但一个人努力、奋斗、安身立命,帮助亲人,我认为很了不起。”

梁晓声是一位特别温柔感性的人,他说,“七十岁了,我还会非常思念母亲。偶尔回忆起,我小时候让母亲操心了,惹母亲生气了,我心里还会非常忧伤。”

梁晓声也是一位特别理性严苛的人,是一位非常勤奋的作家,写作于他就像是穿上了红舞鞋,停不下来,“除了做家务和必须参加的社会活动,我创作的时候,一天写六七个小时,上午写五页,下午写五页。”

但他又是一个不敢再给自己设定宏大目标的人,“野心还有的。疫情时候在家看‘哈尔滨编年史’,哗啦啦读下来,我就觉得,这个城市,太好了,有写的冲动。”不过他立马笑了,“这不可能了。真动笔,三四年写下来,怕身体要出问题。”

大家V微语

灵感

□莫言

●获得灵感的方式千奇百怪,因人而异,而且是可遇而不可求。像我当年那样夜半起身到田野里去寻找灵感,基本上是傻瓜行为——此事在我的故乡至今还被人笑谈。据说有一位立志写作的小伙子学我的样子,夜半起身去寻找灵感,险些被巡夜的人当小偷抓起来——这事本身也构成一篇小说了。

●灵感这东西确实存在,但无论用什么方式获得的灵感,要成为一部作品,还需要大量的工作和大量的材料。

●灵感也不仅仅出现在作品的构思阶段,同样出现在写作的过程中,而这写作过程中的灵感,甚至更为重要。一个漂亮的句子,一句生动的对话,一个含意深长的细节,无不需要灵感光辉的照耀。

●一部好的作品,必是被灵感之光笼罩着的作品。而一部平庸的作品,是缺少灵感的作品。

●我们祈求灵感来袭,就必须深入到生活里去。我们希望灵感频频降临,就要多读书多看报。我们希望灵感不断,就要预防肥胖那样:“管住嘴,迈开腿”,从这个意义上说,夜半三更到田野里去奔跑也是不错的方法。

文史杂谈

刘伯温的曲线赞美

□佚名



1359年,刘伯温受朱元璋的礼聘来到金陵,当天,朱元璋就和首辅李善长一起陪同刘伯温参观了礼贤馆。

礼贤馆是朱元璋为招揽贤士而专门修建并题字的,为了题好匾额,朱元璋还特意练了好几天的字。刘伯温一看就知道这是朱元璋所书,但他假装不知,对着一旁的李善长赞叹道:“这三个字不知是何人所写,你看三个字浓墨重笔,势如狂风扫云,颇有龙虎之气呀!”

在刘伯温说这话的时候,朱元璋在一边听得喜滋滋的,李善长笑着说:“这是我们大帅所写!”刘伯温这才对朱元璋表现出一种“刮目相看、惊叹不止”的样子,再次连连夸赞,朱元璋对此很是受用。

赞美过李善长的书法后,刘伯温也没忘记赞美李善长。在参观朱元璋帅府时,刘伯温看到墙上写着“九字方略”,就是著名的“高筑墙,广积粮,缓称王”。事实上,刘伯温在此之前早就对“九字方略”有所耳闻,并知晓这是李善长所拟,但他同样假装不知,而是对着朱元璋赞道:“大帅的这九字方略,决定了大帅所率的义军由小到大,由弱到强,前进一步则稳固一步,步步为营,越战越强,要说天下的方略,在下深以为这就是最佳方略,舍此无其他!”

朱元璋顿时哈哈大笑说:“这都是我们李先生的智慧呀!”

刘伯温这才转而对李善长说:“李先生的才华真是令人钦佩,这九个字真是居功至伟呀!”说得李善长春风得意,眉开眼笑。